

通志堂經解

中庸纂疏序

予既爲趙君序大學章句疏矣趙君又疏中庸章句以胥教誨嗚呼士惟無志則已苟有志焉則何書之不可讀也予至是益嘆趙君之用工何其專而工夫至到文理密察又何其不苟也然嘗伏讀中庸章句之書因有以見孔門傳授之正本朝諸子解說之詳矣蓋自皇王以來繼天立極丁寧告戒不出是道今觀堯之告舜則曰允執其中舜之命禹則曰人心道心湯之誥民則曰民有常性武之誓師則曰人爲物靈以至成王之言生厚尹吉甫之言秉彝劉子之言天地中世之相去有久

近而聖賢之言先後一揆未嘗少殊也吾夫子生於春秋之世雖不得其位而爲往聖繼絕學幾若過於有位者越是時朝夕講貫則又有顏子曾子見而知之再傳而復得孔子之孫子思則又聞而知之子思子又懼此道之失其傳也乃推本古先聖人之意而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作爲是書以詔來世若有不能自己者焉此作書之本義也自是而後又再傳而爲孟氏孟氏歿此道寥寥千五百年至我朝而濂谿周子者出始得所傳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言而發揮之然明道不及爲書伊川雖爲書又心不嘆意而火

之今所傳者特其門人所記平居問答之辭而橫渠張子若謝氏尹氏亦皆記其語之及此者耳惟呂氏游氏楊氏侯氏則有成書然或過於高或隣於淺或語多差失或意轉支離或背其師說或入於釋氏具見於石君子重所編新安朱文公有憂之乃沈潛反復考其異會其同參考究極以審訂之著爲章句一篇旣又刪石氏編次繁亂之語名曰輯略記嘗所論辯去取之意名曰或問以附其後然後中庸之言始大白於天下可謂至矣盡矣今趙君又纂文公文集語錄及諸高弟言及章句者而益之以已見至於或問則取其評論諸子之說

而附註之是亦文公之意也學者觀乎此而有意於深造則羣言萃於一編易以叅訂既有以見文公取舍折衷之詳又有以見門人講明論辯之當俟其首尾該貫義理充足而後學中庸焉則得尺吾尺得寸吾寸雖遠可近雖高可升而所自得者多矣不寧惟是厥既知之又將以其所知者而見之素履實踐焉則知與行互相發見豈不能爲聖爲賢乎然則纂疏之作雖出於編輯之屬而發明中庸大義將以迪民彝厚世教也豈訓故云乎哉寶祐四年十一月吉日陵陽牟子才序

讀中庸章句綱領

後學趙順孫纂錄

中庸一篇某妄以己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

朱子

文集

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對說將來直是整齊某舊讀中庸以為子思做又時復有箇子曰字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夫子之說著為此書自是沈潛反覆遂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擺布得來直恁麼細密

朱子語錄○黃

氏曰中庸與他書不同如論語是一章說一事大學亦然中庸則成大片段須是袞讀方知首尾然後逐段解釋則理通矣今某若且以中庸袞讀以章句子

細一一玩味然後首尾貫通○三山陳氏曰中庸三十三章其血脉貫通之處朱子既爲之章句又撮其宏綱如言某章是援引先聖之言某章是子思發明之說具有次序

中庸看得甚精章句大槩已改定多

中庸全在章句其或問中皆是辨諸家說恐未必是

語錄

○又曰中庸或問亦有未滿意處如評論諸說處尚多掇

問中庸編集得如何曰便是難說緣前輩諸公說得多

了其間儘有差舛處又不欲盡剥難他底所以難下

手不比大學都未曾有人說

語錄○黃氏曰中庸自是難看石氏所集諸家說尤亂雜未易曉須

是曾中有權衡尺度方始看得分明今驟取而讀之精神已先爲所亂却不若子細將章句研究令十分通曉俟首尾該貫後却取而觀之可也

中庸章句序

後學趙順孫纂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

朱子

文集曰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

爲此書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

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

朱子語錄曰中只是箇恰好底

道理允信也是具箇執得堯當時告舜只說這一句是舜已曉得那箇了所以不復更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

語錄曰舜禹相傳只就這危微理會也只在日用動

靜之間求之不是去虛空中討一箇物事來堯之二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

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

語錄曰舜告禹又添得三句是舜說得又較子細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便是怕那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葉氏曰堯只說一語至舜演為三言舜之意以為必言其所以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微所以危必精必一而後可以執也

而已矣

語錄曰虛靈自是心之本體知覺便是心之德○又曰所以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為耶

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言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焰曰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

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

文集曰如飢飽寒燠之類皆生於吾之血氣形體而他人無與焉所謂私也亦未便是不好但不可一向徇之耳○語錄曰問形氣是口耳鼻目四肢之屬曰固是問如此則未可便謂之私欲曰但此數件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有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或以形氣之私為未安曰私即是惡謂之上智不能無可乎真氏曰私者猶言我之所獨耳今人言私親私恩之類是也其可謂之惡乎又問六經中曾有謂私非惡者否曰兩我公田遂及我私獻烝于公言私其縱如此類

或原於性命之正

文集曰天生此民時便已具命他以此性了

而所以

為知覺者不同

語錄曰人心惟危是知覺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底道心是知覺義理底○又曰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

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陳氏曰人得天地之理為性得天地之氣為體理與氣合方成箇心有箇虛靈知覺便是身之所以為主宰處然虛靈知覺有從理而發者有從氣而發者又各不同也

是以或危殆而不安

語錄曰危者欲陷而未陷之辭

○又曰危未便是不好只是危險在欲陷未陷之間耳○陳氏曰人心方是就此軀殼上平說未是不好底物但此心最艱晚不安易流於不好故謂之危如飢思食渴思飲此由形體而發人心也因此而飲食未害也若窮口腹之欲便陷矣

或微妙而難見耳

語錄曰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些

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陳氏曰道心專是就理義上說但此心本無形狀至幽隱而難見故謂之微如嘖爾蹴爾嗟來等食皆不肯食此由理義而發道心也若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則於理甚隱至為難知非賢哲莫能識之

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

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

心

語錄曰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又身上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飢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問既云上智何以

更有人心曰掐着痛抓着痒此非人心而何人自有人心道心一箇生於血氣一箇生於理飢寒痛痒此人心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此道心也雖上知亦同

者雜於方寸之間

陳氏曰二者在方寸間本自不相紊亂○又曰二者無日無時不發見呈露非是判然為二物不相交涉只在

人識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

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文集曰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

也以正不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語錄曰精是精察而異其名耳

別得人心道心○陳氏曰要分別二者界分分明不相混雜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語錄

曰一是要守得不離○陳氏曰專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

守道心之正而無以人心二之

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

語錄曰有道心則人心為人節制人心皆道心也○又曰

道心是義理之心可以為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為準者也且以飲食言之凡飢渴而欲得飲食以充其飽且足者皆人心也然必有義理存焉有可以食有不

可以食如子路食於孔悝之類此不可食者又如父之慈其子子之孝其父常人亦能之此道心之正也苟父一虐其子則子必很然以悖其父此人心之所以危

也惟舜則不然雖其父欲殺之而舜之孝則未嘗替此道心也故當使人心每聽道心之區處方可○問人心可無否曰如何無得但以道心為主而人心每聽命

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文集曰不待擇於過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陳氏曰如此則日用之間無往而非中凡聲之所發便合律身之所行便合度凡由人心而出者莫非道心之

流行

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

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

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

陳氏曰此是大綱目

處堯舜禹之所以傳受天下皆是此道理

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

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

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

反有賢於堯舜者

孟子集註曰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

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

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

語錄曰性是心之道理

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

語錄曰擇善即惟精固執即惟一

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

語錄曰時中是無過不及底中執中亦然

世之相

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今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緼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

統愚謂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如道性善原於天命之謂性也所謂存心收放心乃致中也充廣其仁義之心則致和也至於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

其義悉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

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

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

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

語錄曰便是他那道理也有極相似處只是說得來

別須是看得他那彌近理而大亂真處始得○陳氏曰彌近理而大亂真甚相似而絕不同也然非物格知至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識破

然而尚

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

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

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

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

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

文集

曰明道不及爲書世傳陳忠肅公所序者乃呂氏所著別本也伊川雖嘗言中庸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

二夫子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記其平居問答之辭

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

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

文集曰唯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書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爲編或頗雜出他記

熹自蚤歲即嘗

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

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
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民力申條是未嘉

其誠願亦如平